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十五 子部

墨子卷九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

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

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于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

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說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

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絶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絶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

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卿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辯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

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治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辯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

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者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之財不足而饑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苦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

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共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饑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

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

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

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

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王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身在刑僇之中

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敺騁田獵畢弋内沈於酒樂我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猶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

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

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有天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則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

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

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亦豈

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天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敺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

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必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術之此皆疑眾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

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卜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㖖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强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内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强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

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

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

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踈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朞戚族人五月若以親踈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

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畀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户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顛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端為僕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

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絫有曰所以重親也
為欲厚所至和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
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
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怠
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
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
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
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

饑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䩘鼠藏而羝羊視賁𧰼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

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人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

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吾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

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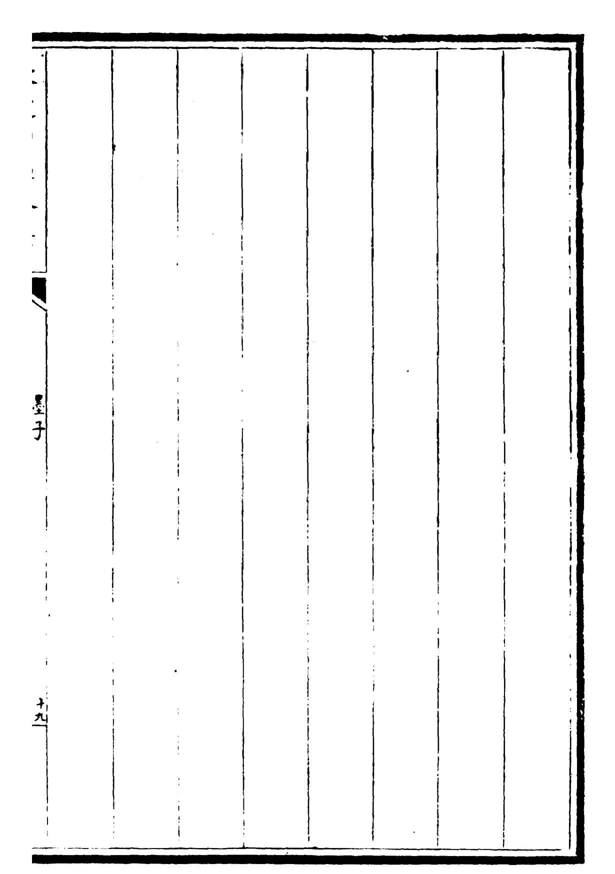
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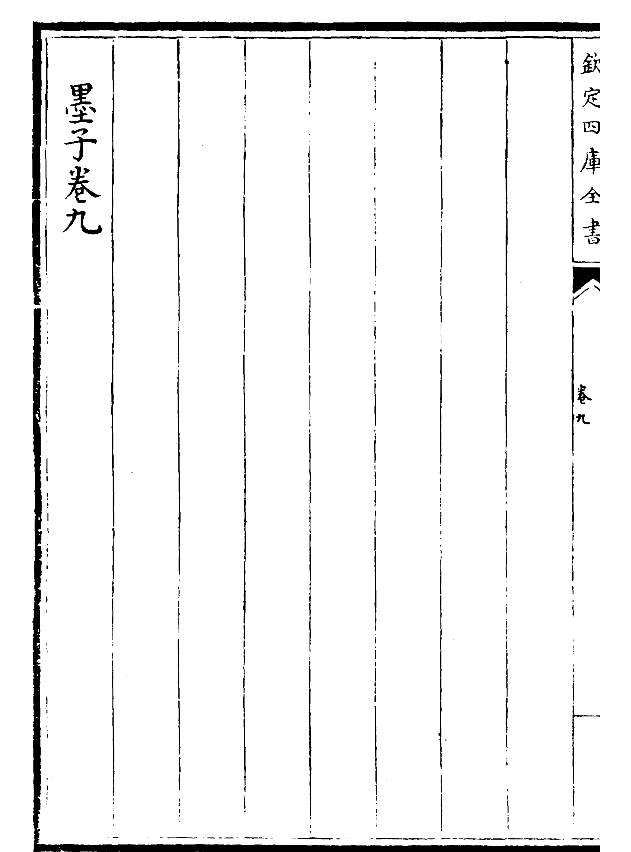
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

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紊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

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内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為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藜羹不粸十日子路為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

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為苟義夫饑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然就此時天下岌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求雕刑殘莫大焉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十六 子部

墨子卷十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缶相盡也知接也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缶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敬也圜一中同長也行為也方柱隅四讙也實榮也倍為二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端體之無序

而宼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閒中也信言合於意也閒不及旁也佴自作也纑閒虛也詢作嗛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為所作也攖相得也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閒而不攖攖也力刑之所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佴所然也卧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卧而以為然也攸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爭攸也辯勝當也利所得而喜也為窮知而縣於

欲也害所得而惡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謂故譽明美也名達類私誹明惡也謂移舉加舉擬實也知聞說親名實合為言出舉也聞博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也合缶宜必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為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也同重體合類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察

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説巧轉則求其故大益儇祺秪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别道讀此書旁行缶無非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説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説推類之難説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説在宜物盡同名二

與鬬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夫與履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説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説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説在宜不能而不害説在害損而不害説在餘異類不吡説在量知而不以五路説在久偏去莫加少説在故必熱説在頓假必誖説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説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説在病無不必待有説在所謂疑説在逢循遇過擢慮不疑説在有無合與一或復

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均之絶不說在所均宇或從說在長宇久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鑑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為博於以為無知也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

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仵景不從說在改為一少於
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新則不動
說在端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
不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曰說在博缶而不可擔說在摶
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宇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缶
說在得行循以久說在先後貞而不撓說在勝一法者
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契與枝板說在薄
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

說在兼倚者不可正說在剃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唱和同患說在功買無貴說在仮其賈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賈宜則讐說在盡以言為盡誖誖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

可說在始仁義之為外內也內說在仵顏於一有知焉

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

可逃說在以二絫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所知

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

非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

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

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仁愛已者非為用已也不若愛馬著若明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僈焉等異論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

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不若金聲玉服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佴與人遇人衆循謞為是為是之治彼也弗為也廉已惟為之知其思耳也所令非身弗行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力重之謂下與重舊也生楹之生商不可必也卧夢平惔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

其利也非是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譽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俿也言也謂言猶石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待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事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

尺無窮也盡但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鼃為鶉損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儇昫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祭從者户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必謂臺執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楗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圜規寫攴也方矩見攴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有閒謂夾之者也閒謂夾

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内及及非齊之及也纑虚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端與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攖不相盡端仳兩目端而後可次無厚而厚可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佴然也者民若法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若

當犬為欲難其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縣於欲之理難脯而非恕也難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已為衣成也治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

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灑謂狗犬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之聞也方不𢈔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二者盡也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臧之為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為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霄盡蕩也順長治也鼃買化也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

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劒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絶勝白黒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貴賤也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

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立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

然則俱為麋同名俱鬬不俱二三與鬬也包肝肺子愛也橘茅食與抬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也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舉不重不與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顧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

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蚓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疑逢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鬬者之敝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為然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

五一長宇徙而有處宇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無
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
則堯不能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
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
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
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
與人之間景木杝景短大木正景長小大小於木則景大
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正鑒景寡貌能白黒遠近杝正異

於光鑒景當俱就去亦當俱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鑒分鑒中之内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負衡木如重焉而不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捶

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心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為輲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軲而縣重於其前是梯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杝或害之也沠梯者不得沠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

重不下無踦也若夫繩之引軲也是猶自舟中引横也倚倍拒堅䠶倚焉則不正誰埓石絫石耳夾㝛者法也方石去地尺闗石於其下縣絲於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絶引也未變而名易收也買刀糴相為賈刀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則讐缶賈也宜不宜缶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

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

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甈乎應之曰甈何謂也彼曰甈施則智之若不問甈何謂徑應以

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天常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

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後益智者若瘧病之之於
瘧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
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
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
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
之而後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
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
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

均也均其絶也莫絶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視𦞦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䏶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剬沉剬之具也則沉淺非剬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摶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叚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

屨同過件也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斮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斮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斮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凡無所處而不中縣摶也傴宇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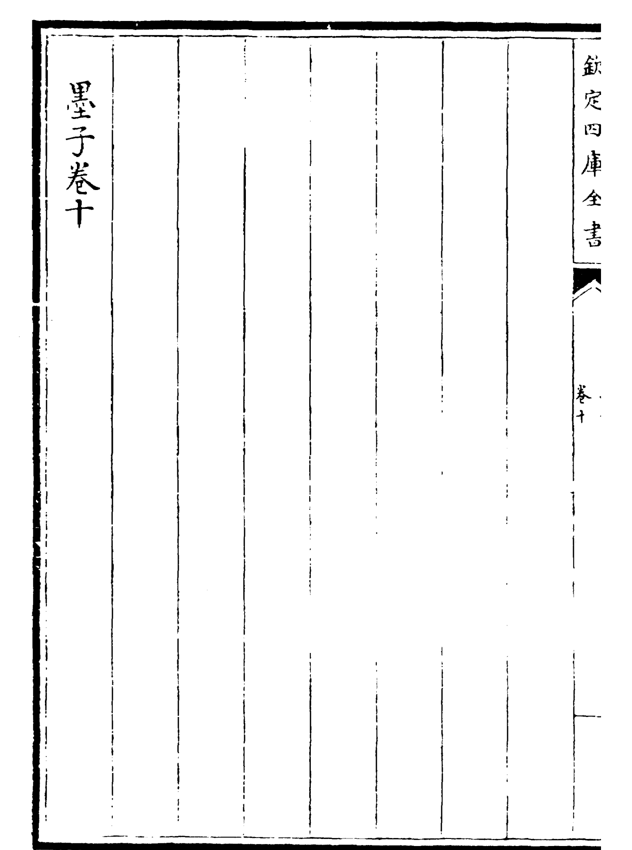
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

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粺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智長外親

智也室中說智也以誖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誖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

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教誖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誹雖少

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已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謂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墨子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十七 子部

墨子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

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𦡱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

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

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
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
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而惡盜不
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
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
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為其室臧之故在於
臧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也厚親
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為己語

經語經也非白馬馬執駒馬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藏之愛已非為愛已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殺

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
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
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
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
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非其人也富人非為其人也有
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
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為孝
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已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

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

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

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劒與挺劒異劒以形貌命

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

礜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巳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虵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决嫌疑焉摹畧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説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

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侔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

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

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

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

大之牛之毛黄則謂之牛黄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敺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

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

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

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

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

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

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

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

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

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知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

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

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者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鬭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鬭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鬭惡有士而無鬭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

人而礜大王是礜槁骨也礕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礜大王是礜天下之所以生也可礜而不礜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

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

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滶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禄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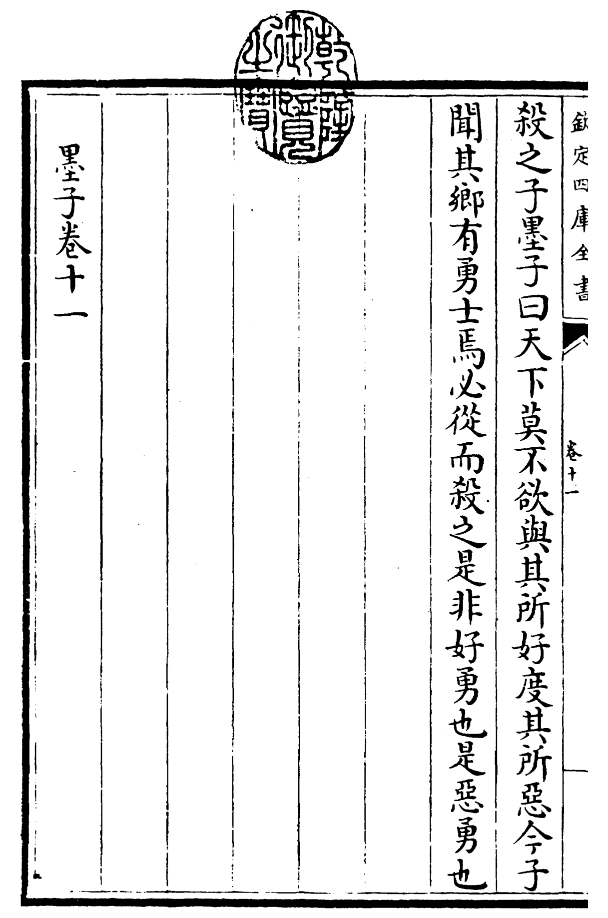
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茍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茍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禄爵則是我為茍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禄者我常聞之矣倍禄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

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已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

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
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
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
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
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
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
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
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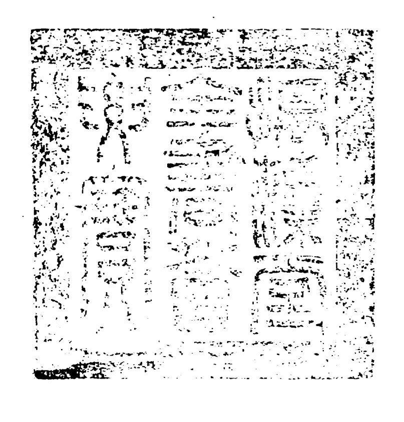
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

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智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



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阮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墨子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墨子卷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卽齊卽過故人謂

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

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伊尹之

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

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黚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墨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

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

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

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

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于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

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為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

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攈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

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税偽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

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義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夫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

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説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説人也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劒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劒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

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

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

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

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僇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

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

知豈有以賢于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别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

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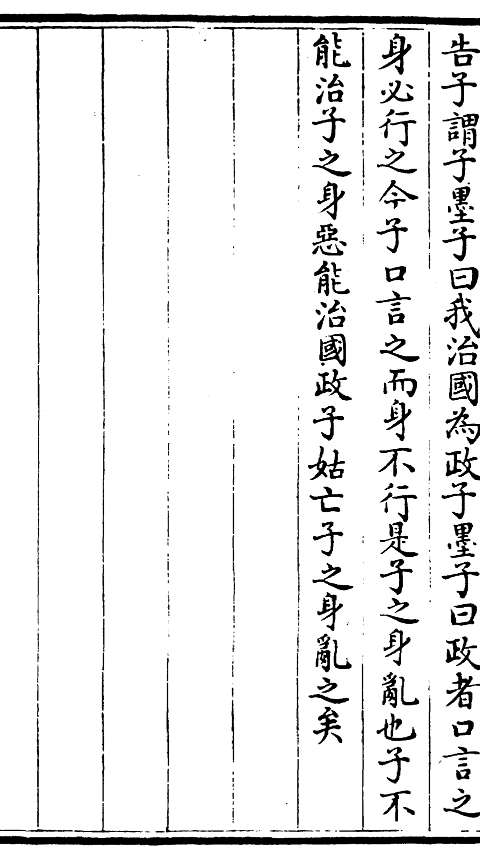
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魚鳥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

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

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强為之福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

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

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隐以為廣不可久也



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墨子卷十二